抗礼南宋的金代书法

Calligraphy of the Jin Dynasty: No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张志和

Zhang Zhihe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6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六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抗礼南宋的金代书法

Calligraphy of the Jin Dynasty: No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张志和

Zhang Zhihe

内容提要：

金代这个由少数民族所统治的时代，其书法艺术创作实有可圈可点之处。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对金代书法的总体评价是“中州书势胜临安”，也就是金代书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南宋时期的书法水平。因此，介绍古代书法艺术，不应当对金代书法有所忽略。本文在搜集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金代书法分为三个阶段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对蔡松年、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庞铸等书法家及其作品做了具体介绍和中肯评价，使这一时代的书法风貌得以展现。

关键词：

金代书法　碑版　墓志　篆额　题跋

ABSTRACT:

Despite the rule by an ethnic minority, the Jin dynasty is really impressive in its calligraphic art. In Poems on Calligraphy, Qi Gong gives the overall comment on Jin calligraphy that it surpassed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some degree. In light of this opinion, Jin calligraphy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any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calligraphic art of ancient China. Based on a large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ata, this essay make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Jin calligraphy,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is, along with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and pertinent comments on calligraphers like Cai Songnian, Dang Huaiying, Wang Tingyun, Zhao Bingwen and Pang Zhu and their works, presents an overall view of the calligraphic landscape of the era.

KEYWORDS:

Jin calligraphy, stele inscription, epitaph, seal-script inscription on stele top, preface and postscript

1115 年，生活在我国东北部的女真族完颜部落在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领导下，建立金国。其后，势力不断扩张，至 1125 年灭辽，并不断向南挺进，将赵宋王朝逼到淮河以南，金国占据了北起蒙古，南至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至 1234 年金国灭亡，金国存在 120 年，形成与南宋分庭抗礼的局面。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金朝廷采取开放的态度，广揽人才，大量任用辽、宋旧官和汉族士人参与行政及军务，这一政略方针，不仅使金国国力不断增强，还快速将这个游牧民族融合到汉文化中来。金贞元元年（1153），完颜亮南迁中都（今之北京），河北遂成为畿辅重地，此后继续南扩，尤其是以东京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原本是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被金占领以后，虽然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官宦士子随着宋朝廷南迁，但中原的文化底蕴仍在，这为金在文化艺术方面汲取中原文化提供了极大便利，北宋时期的书法大家也对金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清人赵翼《廿一史札记》专辟一节，讲到“金代文物远胜辽元”。其实，不仅金代文化“胜于辽元”，实则直可与南宋分庭抗礼。今人胡川志甚至认为，在宋金对峙时期，出现过“苏学胜于北”的状况（《文学遗产》1998 年第 5 期胡川志文《“苏学胜于北”的历史考察》）。所谓“苏学”，即苏轼的学问和艺术，他的书法名列宋“四家”之首，对金地书法的影响是超过了南宋的，金代文化盛况之可见一斑。就金朝书法而言，启功先生《论书绝句》有诗云：

黄华米法盛波澜，任赵椽毫仰大观。太白诗仙题尾富，中州书势胜临安。

先生认为，金代书法虽因循北宋文脉，但能青出于蓝，总体上是超过了南宋的书法艺术水平的。需要说明的是，金代与辽一样，也造了自己的文字，即女真文字。其造字方法一如契丹文，以汉字的偏旁部首标记女真语音，没有象形会意的特质，所以女真文字与书法无关，且随着金的灭亡，这种文字也随即消亡。因此，金代的书法，主要是汉字书法艺术。

金朝国祚仅 120 年，然金代诸帝虽出身伧野，却崇尚文艺。如金熙宗之尊重儒术，好辞赋，喜翰墨，宛然汉家儒生；金世宗在位 29 年，效法北魏文帝，革除女真陋习，推行汉家礼乐诗书，史称“小尧舜”；金章宗聪慧好学，善属文，乐书画，致使明昌、承安年间，在金朝上下形成文苑茂郁、书画兴盛的小高潮；宣宗、哀宗两朝，虽则政治衰败之势已露，然崇文好古之风不减。贞祐迁都汴京，强敌压境，国已将亡，却文运不衰，艺坛人才济济，书画名家云集，如落日余晖，光焰灿然。纵观金代书坛，可谓帝王好尚，朝野风从，远接唐朝，近承北宋，自显一代风华。

元好问对金代百余年间的书法家，有一个点名式的概括，他说：“百年以来以书名者，多不愧古人。宇文太学叔通，王力不无竞，蔡丞相伯坚父子，吴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于接见，行辈相先后为一时。任南麓、赵黄山、赵礼部、庞都运才卿、史集贤季宏、王都句清卿、许司谏道真为一时。”（《元好问文集》卷四十《跋国朝名公书》）此可作为我们了解金代书法的基本线索，然金代书法家，实际上并不限于这些，从时段上看，金朝 120 年间的书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辽宋入金的书法家，如蔡松年、蔡珪等；第二个阶段是终生活动于金代的书法家，如党怀英、王庭筠等；第三个阶段是金代晚期，如由金入元的赵秉文、庞铸等。

一

虞仲文（1069～1123）是由辽入金最早的书法家。仲文字质夫，武州（今山西神池）人。他是初唐书法大家虞世南的后代。辽时进士入仕，以贤能著称。辽亡前夕的保大二年（1122），出任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底降金，官至枢密使、侍中、秦国公。不久被叛将张觉所杀。率年五十五，谥文正。《金史》卷七十五载其“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擅书画，《绘事备考》记载其画作有《燕然勒铭图》、《疏勒拜泉图》、《追骑玩鞭图》等。书法则远追晋唐，人称其有远祖世南之风，擅长碑版楷书，其书法端丽劲健，宽博疏朗，颇为不俗。今北京市房山文管所尚存其于辽天庆七年（1117）所书之《孟初墓志》〔图 1〕，该《墓志》系近年出土于北京房山区阎村镇，正方形青石，楷书 35 行，行 36 字，共存 1124 字。其时为金天辅元年，为虞仲文尚未降金时所作。他的另一件楷书墓志作品《宁鉴墓志铭》〔图 2〕书写于辽乾统十年（1110），拓片现存国家图书馆。然降金之后是否有书作，今已不得而知。不过书法艺术之发展，不必截然以朝代更替设限而论之。如虞仲文，因在辽代书法中未曾述及，故置于此，略加补叙，以见金代书法艺术与前代之接续关系。



图 1　虞仲文《孟初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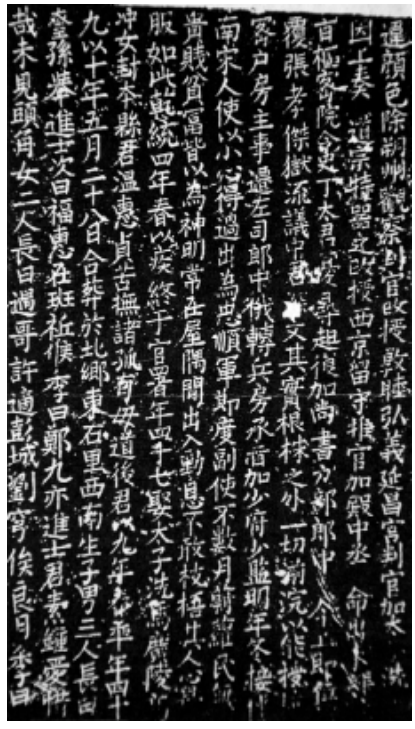


图 2　《宁鉴墓志铭》

吴激（1090～1142）是金初的又一位书法书画名家。激字彦高，号东山，福建欧宁（今福建建瓯）人。北宋末宰相吴栻之子，书法大家米芾之婿。工诗能文，书画得妇翁笔意。靖康二年（1127），以宋廷使节出使金国，因其名高而被留，遂降金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金庭厚赐优恤以周其家。所著《东山乐府》和《东山集》均已不存，元好问《中州集》卷三，刘迎诗《题吴彦高诗集后》云：“片云踪迹任飘然，南北东西共一天。万里山川悲故国，十年风雪老穷边。名高冀北无全马，诗到西江别是禅。颇忆米家诗画否？梦魂应到过江船。”由此似可想见吴激入金后之复杂感情。其才名故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元刘祁《归潜志》卷八等有记载。书法造诣在金初与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蔡珪父子等列，被元好问称为金朝早期“不愧古人”的书法名家之一，惜其书作今已稀见矣。

宇文虚中（1079～1146），字叔通，号龙溪，成都广都人。北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在宋官至资政殿大学士、河北河东路宣谕使。



图 3 《篆书时立爱墓志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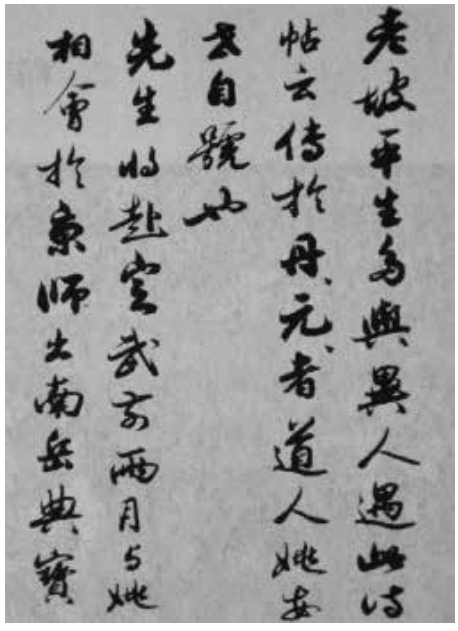


图 4 《苏轼书李太白书卷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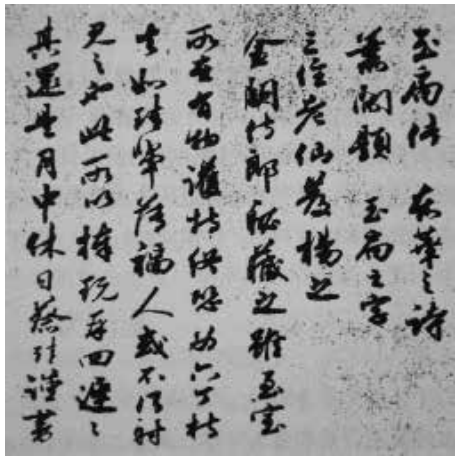


图 5 蔡珪《跋》

建炎二年应诏为祈请使，出使金国奉迎二帝，被拘困于云中，守节不屈。至金天会十三年（1135）始受金官爵为翰林学士承旨，迁礼部尚书。然虚中身在金廷，心在宋朝。“皇统初，上京诸虏俘谋奉叔通为帅，夺兵仗南奔，事觉系诏狱。”（见《中州集》）但所幸没有证据。虚中恃才轻肆，讥讪女真贵人达官，故招嫉恨，受讥者必欲杀之而后快。据《金史》卷七十九本传记载：“虚中常撰宫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恶虚中者摘其字以为谤讪朝廷，由是媒 以成其罪矣。六年（1146）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诏有司鞫治无状，乃罗致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有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至今怨之。”宇文虚中与高士谈两位宋廷来降金国的书法家，因此而同时就戮，可谓奇冤。虚中有诗词五十余首收入《中州集》，书法在当时亦有高名，金初一些名碑巨碣及高文典册多出其手，史载其因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而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可见其楷书当名冠一时，惜此碑今亦不得见。《钦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六“书家传”载：《金太祖武元皇帝平辽碑》在南城奉宜门外，是宇文虚中所书，此碑是否还在，已不得而知。宇文虚中书迹今所得见者唯河北新城所藏之《篆书时立爱墓志盖》〔图 3〕一石。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玩世酒狂，因晚年在镇阳建别业萧闲堂，因号萧闲老人。生于余杭（今浙江余杭），长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亡，入金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金天会三年，随其父靖降金。官授行台尚书令史，迁太子中允、真定府判官。后累官至尚书右丞，开府仪同三司，封郜国公。金正隆四年，卒年五十三，谥文简。松年父蔡靖于北宋末年出守燕山，降金后为翰林学士。故松年富学养，有文采，有《蔡松年集》《明秀集》行世。《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有传。然本传中未言其善书，唯《中州集》卷一“蔡丞相松年”小传，言其一家三代，“皆有书名，其笔法如一手”。另，《遗山先生文集》卷四十《跋国朝名公书》中论：“百年以来以书名者”，其中提到了“蔡丞相伯坚父子……行辈相先后为一时”。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苏轼书李太白书卷跋》末尾有蔡松年《跋》六行五十八字〔图 4〕及其子蔡珪《跋》四行四十六字〔图 5〕。因知蔡松年书全仿苏体，而能与温润肥

厚中寓灵动飞扬之势，才情横溢，非斤斤规模者所能比拟。所以，吾师启功先生云：“若苏书太白仙诗卷后诸跋，备有蔡松年、蔡珪诸家之迹，皆一代文献，不徒笔法之美，而江左书风，张即之之外，俱未有能诣者也。”[1]

蔡珪（？～1174），字正甫，承其家学，与其弟璋（字特甫）俱中进士第。蔡珪学问渊博，善属文，曾被誉为“国朝文宗”（见《中州集》卷一），其书法风格一如乃父，宗法苏东坡，而更温文尔雅，意思安闲。《跋》所作时间均在金正隆四年（1159）闰六月（据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蔡珪《跋》之外，尚有施宜生（1090～1163）等人作《跋》。施宜生，字明望，号三住老人，福建建州人。北宋政和进士，宣和末年出为颍州（今河南漯河市）教官。后从范汝军抗金，兵败被执，后入金，官至翰林学士，有《三住老人集》行世，书法规模苏轼，姿媚爽劲，不亚于蔡氏父子。苏体书法在金代之盛行，如《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云：“《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此东坡书李太白诗，金相蔡松年跋之详矣。……松年而下，用笔皆稍似苏者。当时，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金之尊苏与孔子并，故习其余风，皆有类耳。”由此可见，金朝书法学习苏轼书法实远甚于南宋，有造诣者又不特蔡氏父子数人而已矣。

王竞（1101～1164）也是金代前期一位不可忽略的书法家。竞字无竞，河南安阳人。北宋末登科，如仕为屯留主簿。入金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元好问《中州集》卷八《王礼部竞》载其“善作大字，字或广长数丈，而结蜜如小楷。京都宫殿题榜皆其笔。赵礼部以为古今第一手，唯党（怀英）篆差可配耳”。《金史》卷一百二十五《王竞传》亦云其“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皆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云”。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经邑》对王竞所作榜书更有详细记载：

> 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焉。……各有标名：东曰宣耀、曰施仁、曰阳春；西曰灏华、曰丽泽、曰新义；南曰丰宜、曰景风、曰端礼；北曰通元、曰会城、曰崇智。内城门曰左掖、右掖，宣阳又在外焉。外门即墨书粉地，内则金书朱地。皆故礼部尚书王竞书。

一座京城，所有榜书匾额皆由王竞所书，可见书艺名声在当时无人能与颉颃。不仅燕京如此，据《遗山集》卷三十四记载《王武竞题名记》：千里之外的汴梁，其“宫殿题榜，如‘大安’、‘大庆’、‘应天’、‘承天’等，皆其笔也”。他的榜书大字何以能写得如此高妙？稍晚于王竞的大书法家赵秉文曾将其中奥妙揭示出来：“字作小楷，自当为古今第一。”即把榜书大字当作小字来写，同时，又是“天机所到，非能学也”（《遗山集》卷三十四），所谓“天机”，当指王竞之天赋有过人之处。王竞书法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十四《叙书》载：涞水城内大寺的《易州涞水大明寺碑》碑额由王竞所篆。今所得见者，尚有河南沁阳金天会十五年（1137）所刻之《王无竞等题名刻石》、北京门头沟戒台寺金天德四年立石的《传戒大师遗行碑》篆额、河南修武县所存金大定二年刊石的《普恩院牒》等。

任询（1133～1204）是金代前期最具声望的天才书法家。询字君谟，号南麓，又号龙岩，祖籍易州（今河北易县），生于虔州（今江西赣州）。他随父亲任贵在江浙一带度过了他的童年，青年时代才回到北方，海

1 《论书绝句》七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图 6 吕君墓表篆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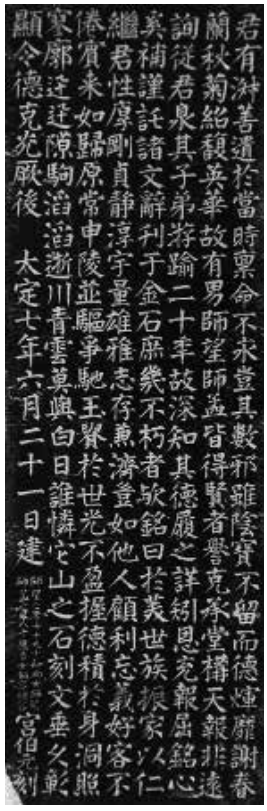


图 7 《吕徵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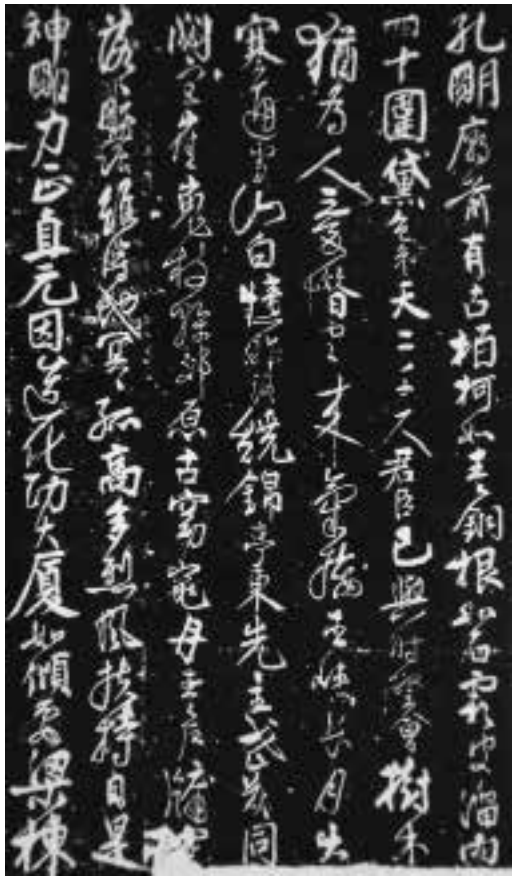


图 8 《古柏行诗碑》

陵王正隆二年（1157）中进士，为官无政绩可言，反而因“课殿”（政绩考核居末位）而被降职，他大概是一个无心问政的才子，六十四岁便离开了官场，在滦州（今河北滦县）定居。任询一生经历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金章宗四朝，其书法在大定年间被称为“当时第一”（《金史·任询传》）。元好问《中州集》卷二《任询小传》有更详细评介，谓其“为人慷慨多大节，书法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并援引他所作《戊申春晚》诗句“水边团月翻歌扇，风里垂杨学舞腰”和《南郊小隐》诗句“林边鸟语月微下，竹里花飞春又深”佐证其诗才之高。任询在金代有才名，甚至被誉为唐代之韩、柳与宋代之苏、黄，当时人称道云：“韩柳今何在，苏黄世已无。皇天开老眼，特地降君谟。”（《中州集》卷二）在此评价之上，还有更高的赞誉，《金文最》卷四十九载佚名《任君谟表海亭诗跋》云：“南麓老人天下奇才也。世人止以能书见称，谓当为本朝第一。然诚云确论，而尚不知先生所能者多矣，又岂止笔札而已哉？（阙）国以忠贞，临政以清白。至于骑射、骁勇、音律、琴瑟、丹青，艺巧，靡所不精，翰墨皆所以大过人者，非天下之奇才，其孰能与于此？”可见当时士林对任询评价之高。

任询于书法，擅写楷书、行楷及行草。其楷书作品有近年新出土的《吕徵墓表》〔图 6、图 7〕最为可观，此石 1991 年出土于北京丰台区凉水河南岸的石榴庄，现存于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据《墓表》可知，立石于金大定七年（1167）六月十一日，其形制为四方形石柱，下有正方形基座，上部则为重檐盝顶，通高 2.05 米，柱身四面镌刻任询所书楷书，《墓表》亦由任询所撰。任询楷书主要取法颜真卿和柳公权，磅礴有气势，而稍嫌弩钝。他的其他楷书作品《大天宫寺碑记》，书写晚于《吕徵墓表》五年，原碑已不知所在，国家图书馆有拓本，风格似柳公权，清叶昌炽《语石》称此作“突兀奇伟，壁立千仞，亦颇似柳诚悬。……金源一代琳琅，拔其优矣”。可见，他于楷书取法乎上，主要就是学习唐代颜、柳一路的风格，但实际上创新并不多。

任询有行草书杜甫诗《古柏行诗碑》〔图 8〕，此作现存

于西安碑林，此作末署“庚辰岁九月三日书杜老诗，龙岩”，镌刻年代不详。明代始有著录，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有详细著录，然亦未说明作者为谁，因书写风格接近颜真卿，后来有人定为颜真卿书。考其所书时间“庚辰”，虽六十年一有，而金海陵王正隆五年（1160）是其一，又，题署中的“龙岩”，乃任询之“号”，故知此作当为任询无疑。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中于此有定论。此作最可注意者，在金代追慕苏、米书风的氛围中，任询则只从唐代取法，自成一种面目，这幅作品也可以看出主要学习颜鲁公行书，而俊俏有加，虽见风神豪迈，未免稍嫌做作。以年龄计算，当时的任询尚不足三十岁，所书不完全成熟，亦在情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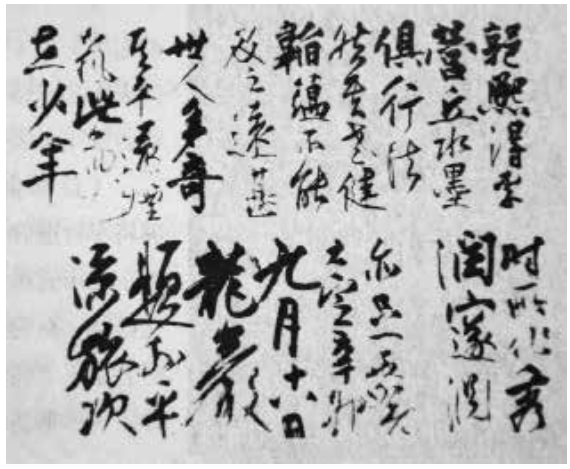


图 9　任询《跋郭熙山水图卷》

任询又有行楷书《跋郭熙山水图卷》〔图 9〕，此作现藏何处，尚不可知，杨仁凯先生《国宝浮沉录》中有介绍。这段行楷写的疏密有致，章法自然茂密，用笔粗细字形大小多有变化，是一幅极其耐品味的佳作，黄庭坚、米芾之结体与笔意明显可见，也足以说明，他所写杜甫诗《古柏行》并不是有意回避宋代书法，或者是尚未来得及学习宋代名家之作而显出那种风格来。

据各种史料记载，任询还有不少作品，如叶昌炽所载之《壮义王完颜公碑》和《奉国上将军郭建碑》《类编长安志》卷五所载之《香严禅寺碑》等皆是任询所书。

二

金代中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因为金章宗完颜璟对文化艺术的倡导和好尚，涌现出几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曾出现了一个书法发展的小高潮。完颜璟（1168 ～ 1208），女真名麻答葛，金显宗之子，10 岁时受封为郡王，18 岁时拜尚书右丞相，21 岁即帝位。在位二十年，宇内小康，他对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修礼乐、正刑法、定官制，选贤才，且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典章文物灿然。完颜璟嗜好书画，模仿宋徽宗，于内府置书画局及画师，收藏品鉴历代书画。其书法专师宋徽宗瘦金书，存世墨迹《顾恺之女史箴图题跋》〔图 10〕（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与宋徽宗赵佶如出一辙，几可乱真。今日所流传的古代书画名作卷轴，凡曾经藏入金明昌内府者，大多都有金章宗题签，其字体皆似徽宗，如辽宁博物馆所藏宣和画院所摹之《虢国夫人游春图》、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之《捣练图》，前隔水题签和题跋，字体皆为瘦金书，而骑缝前后均押有明昌内府印玺，应为章宗书无疑。由于金章宗模仿宋徽宗赵佶瘦金书不求变化，后人对此二人书体几乎难以分辨，实际上，金章宗所书多似徽宗早年书，且仔细审度，多有不得体处。他的书法虽处在低级模仿阶段，但帝王好尚，臣子风从，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王庭筠（1156 ～ 1202）是较早受到金章宗垂顾的书法家。庭筠字子端，河东人，号黄华山主，20 岁中（1176）进士，大定二十年因脏罪去官，卜居章德，读书黄花山寺，因以自号。章宗爱其才，于明昌三年，召为应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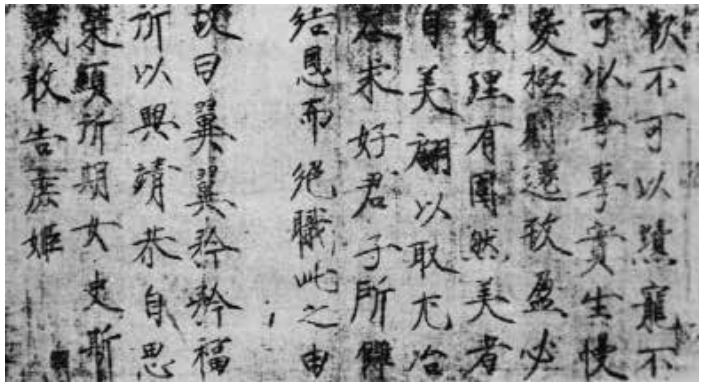


图 10　金章宗《顾恺之女史箴图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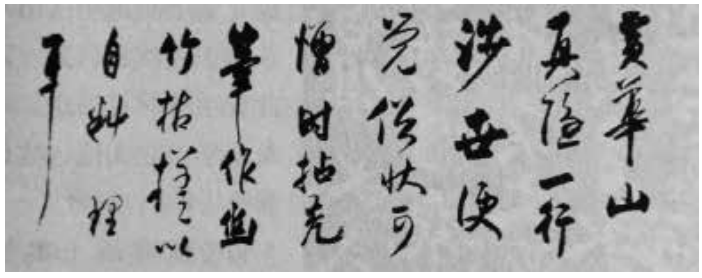


图 11 《幽竹枯槎图跋尾》



图 12 《黄华老人诗刻》

翰林文字，命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内府所收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为 550 卷，两年后迁为翰林修撰。承安元年（1196）因赵秉文上书事受牵连，又遭贬斥，再复官职，仍为翰林修撰。卒年四十七，金章宗有“玉堂东观，无复斯人”之叹。王庭筠学问富湛，诗书画皆有造诣，有《丛辩》十卷，文集四十卷，诗书画均有一定造诣，其书法主要效法米元章，与赵沨、赵秉文俱为一时名家。其书法墨迹传世者有《幽竹枯槎图跋尾》〔图 11〕、《风雪杉松图跋尾》、米芾《研山铭》题跋等，俱是行书，学米芾而自得娴雅洒脱之致。

石刻楷书《涿州新修汉昭烈帝庙碑》杂有唐张从申、柳公权风骨，而稍以米芾笔意运之，遒劲疏朗，多有可观。碑文亦是王庭筠所撰，其中名句评昭烈帝刘备“当阳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贤”，颇为时人所称道。《博州州学记》等，俱是行楷，亦是米芾笔意，人评其“结束殊有力，真可与米颠《芜湖县学记》抗衡”。（《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行草《黄华老人诗刻》〔图 12〕亦学米元章而端雅过之，而不失雄放恣肆之精神。总体上说，王庭筠天资聪颖而宦途多舛，享年仅四十七岁，故其书法大体上是在步米颠后尘，少有开拓创新。虽有名于当时，若从书法史之角度看，则显得淹没不彰了。

党怀英（1134 ～ 1121）是金中期成就卓著的书法家之一。怀英字世杰，号竹溪。陕西冯翊人，随父迁居泰安奉符。党怀英少年时曾师从硕儒刘瞻，与辛弃疾为同窗，未及第时，乐游于山水之间，不以世务萦怀，箪瓢屡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进士后，虽也做了一阵地方官，但因为他的学问、文采，很快就被调回到朝廷任职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并兼修国史，他还任职国子监祭酒、翰林学士等职，还参与《辽史》的修撰等。可见在章宗朝，他的学问才情受到充分的重视，也得以充分发挥。党怀英诗、词、文、书法均造诣非浅，金人推为一代文脉正宗。当时重臣赵秉文为党怀英作《墓志》，称赞他：“文似欧阳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淹有魏晋；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

党怀英有《竹溪先生文集》行世。就其书法而言，他是当时一位篆书、隶书、楷书均有造诣的书法家。

党怀英的篆书，在当时是一道风景，赵秉文说他的篆书乃李阳冰之后一人，可见其造诣非浅。他一生撰文、书丹、篆额的刻石作品多达数十种，他的刻碑之作，其碑额大多都由他所篆，这些作品如他在大定年间所书丹的《博州庙学记》《中岳庙碑》《大金德胜陀颂碑》，明昌年间所书的《时立爱神道碑》《智照和尚开堂疏》《智照塔铭》等，他的这些篆书碑额，因篆字皆有标题性质，故而多写得笔画粗劲，字形端庄，结体匀称而极有规矩，尤其是《时立爱神道碑铭》〔图 13〕所撰“大金故崇进荣国公忠厚时公神道碑铭”，笔画匀停，结体端严、疏密得度，与前代大家李斯、李阳冰所撰真可比肩并立而无愧色。其所书“大金故金紫光禄大夫乌古论公墓志铭”十六字，因写于一方形墓志的志盖上，故笔画则较细劲而瘦硬通神，别具风采。



图 13　党怀英篆额《时立爱神道碑》

党怀英另有一种篆体，见于其《孔子碑》〔图 14〕，此碑字形乃是小篆，而笔法则是所谓的蝌蚪文，古时所称籀书盖亦是此类，一画之中，起笔圆而重，收笔细匀。笔法变化，充满灵气，令人赏心悦目。此亦可见，他在古篆上所下的功夫之深，实非一般书家所能及。

党氏的隶书碑刻有《智照和尚开堂疏》《智照塔铭》《十方灵岩寺碑》等，所作皆清整安雅、俊秀而有飞动之感，颇俱汉代隶书之风神，不似唐代隶书那样，用笔结体或掺杂楷书意思。这大概与他所学注重“取法乎上”有极大关系。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一《中大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云：党怀英“尝谓唐人韩（择木）、蔡（有邻）不同字学，八分自篆籀来，故公书上轨钟（繇）蔡（邕），其下不论也。小楷如虞（世南）、褚（遂良），亦当为中朝第一。书法以鲁公为正，柳诚悬以下不论也”。并感叹道：“古人名一艺，公独兼之，可谓全矣。”虽然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他的书法成为时人规模学习的典范，但诸体全能不等于并皆佳妙。就其造诣而言，他的楷书不如隶书、隶书又不如篆书。至于行草，则非其所长了。因此，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十《竹溪黄山书跋》评其书云：“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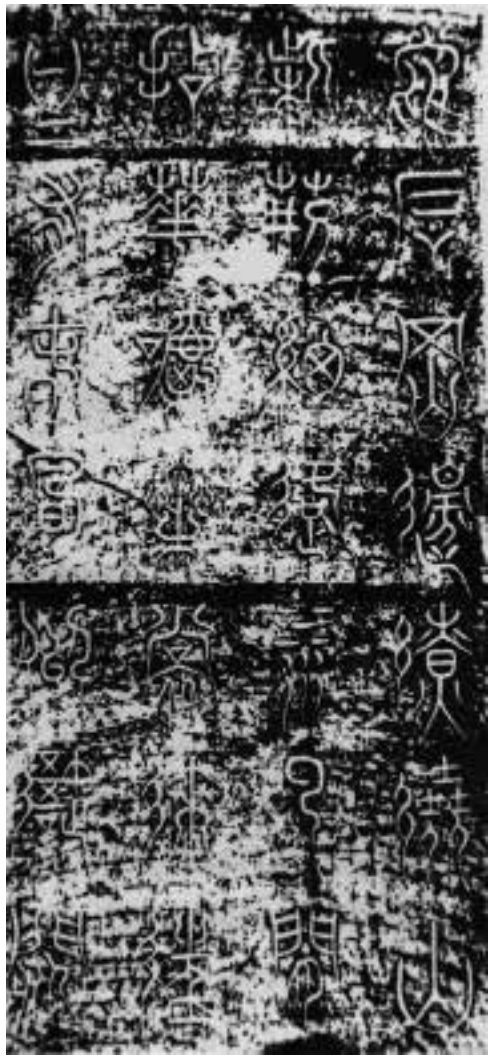


图 14　党怀英《孔子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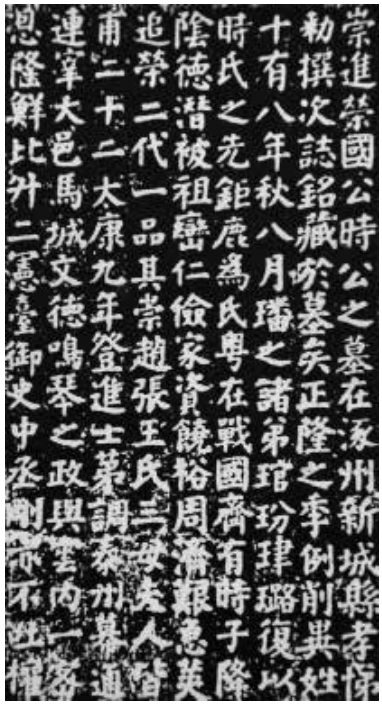


图 15 《时立爱神道碑》

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书又次之，皆当为本朝第一。”可谓直言。

赵沨是金中期又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沨字文儒，号黄山，生卒年不详。山东东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为人性格冲和平淡，颇好道术，尤工书法，《金史》有传。楷书学颜真卿和苏东坡，行草融汇多家，自成一格。有《黄山集》行世，书法碑刻甚多，今之存世者有楷书明昌六年刊石之《时立爱神道碑》〔图 15〕（现存国家图书馆）、《灵岩寺田园记》等。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十《竹溪黄山书跋》云：“黄山先生擘窠大字，体兼颜苏，书画雄秀，当在石曼卿上。草书如行云流水，当在苏才翁、黄鲁直伯仲间。”苏才翁即苏舜元，北宋前期名臣苏舜钦之兄，黄鲁直乃黄庭坚，二人皆北宋时期以草书知名天下者，赵秉文评赵沨草书与二人不相上下，可见其造诣匪浅，惜其作品未能见之。元人郝经《陵川集》卷十一有《黄山草圣歌》

赞其草书云：

一丛蔡党辟文源，后又黄山、黄华相后先。
黄山古雅犹老成，迫蔡埒党难重轻。
为避世名便把黄华头，声价蛮自雄周京。
淡泊翛然无宦情，玉阶寡鹤误一鸣。
书法更比诗文精，正笔自瞻变真卿。
擘窠大字严重极，方停真行行草至颠草，独步一代真英豪。
昨尝酒中观此本，清风飒飒吹我醒。
卷轴甚大宗师学易诗，如同纵笔自在观墨绳。
正是庄生悟道书，网破梦觉蝴蝶惊。
丝纶不收鱼不食，湛澈尽见江底星。
铅华洗尽出玉骨，无意偶与闲云行。
中间态度自关锁，剪裁不断还相萦。
往往笔不尽，点缀藏遒劲。
初疑不附着，字字相倚角。
二王没后无草书，颠张醉素空模糊。
只除洛阳杨疯子，识得黄山赵蹇驴。

这诗虽不免浮华夸饰，却也给人们一些赵沨草书的想象。当时人以党怀英篆书乃李阳冰后一人而已，而以赵沨配之，曰“党、赵”（见元好问《中州集》），其为时人所推重，以至于此。

三



图 16 《圭峰法语碑》

赵秉文（1159～1232）是活跃于金代中后期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秉文字周臣，号闲闲老人，祖籍河南安阳，秉文一支迁居河北磁州滏阳，故而《金史》称其为磁州人。其人天资聪颖，史称其“读书若夙习”。大定二十五年进士，历仕五朝，官至礼部尚书、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执文柄四十年间，诗文书画享誉至隆。于儒释道三家学问无所不究，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七《赵公墓志铭》载，所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节《论语》、《孟子解》各十一卷。所著诗文《滏水集》前后三十卷、《资暇录》十五卷。其不仅著述丰富，于诗歌创作也成就不菲，史载其“七言长诗笔势纵横，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无言古诗，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东晋诗人阮籍），简淡似陶渊明”。他的书法，早年学习王庭筠，后转学李白和苏东坡，晚年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面目。《书史会要》又称其“书法效法钟、王，草尤遒劲，世竞宝之”。在当时人艳羡其“寿考、康宁、爵位，士大夫罕及焉”。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天资之外，与他的性情与一生勤敏好学极有关系。刘祁《归潜志》专门介绍说：赵秉文“性疏旷，无机凿，治民镇静不生事，在朝循循无异言。家居未尝有声色之娱，夫人卒，不再娶。断荤肉，粗衣粝食不恤也。酷好学，至老不衰。后两目颇昏，犹孜孜抉卷抄录，上至六经，外至浮屠、老庄、医药丹诀，无不究心”。

赵秉文的书法成就，主要在楷书、行书和草书三体。说他的楷书效法钟、王，大体是说他所学的是书法的正宗，而钟、王只有小楷传世，而赵秉文的楷书又不仅写小楷，他的大楷书《圭峰法语碑》〔图 16〕（大安二年十月刻石，碑在山西平定大宁寺）就不纯是钟、王风格，显然带有唐代楷书尤其是颜体某些特点，但又不专模仿哪一家，而写得肥壮茂密、不失法度。其所书《刘从益惠政碑》（正大四年八月刻石，碑在河南叶县）碑额大字及行书碑文，又与《圭峰法语碑》书体大不相同，显然有蔡京行书之痕迹。从大安二年（1210）到正大四年（1228），前后有十八年时间，前后不同，正是他所学不同，且不断学习的体现。

赵秉文的行书初学王庭筠，而王庭筠的行书，则是从学习米芾而来，所以，以赵秉文的身份和时代，他实际上不能不受米芾的影响，或者甚至专攻过米芾的书法，其所书《追和坡仙赤壁词韵》《赵琳昭陵六骏图跋》〔图 17〕等，就带有明显的米芾书法影子，又有自己的变化。尤其是所题《赵琳昭陵六骏图跋》的后半段，行中带草，写得悠游自在，又信笔出奇，落纸成趣，寓变化与自然之中，观之令人赏心悦目，不能不使人对书法艺术有如此出神入化的妙处为之感叹。

赵秉文书法名重当时，人多求之，骚扰不断使其不堪其苦。他任礼部尚书时，还时常有人请他写画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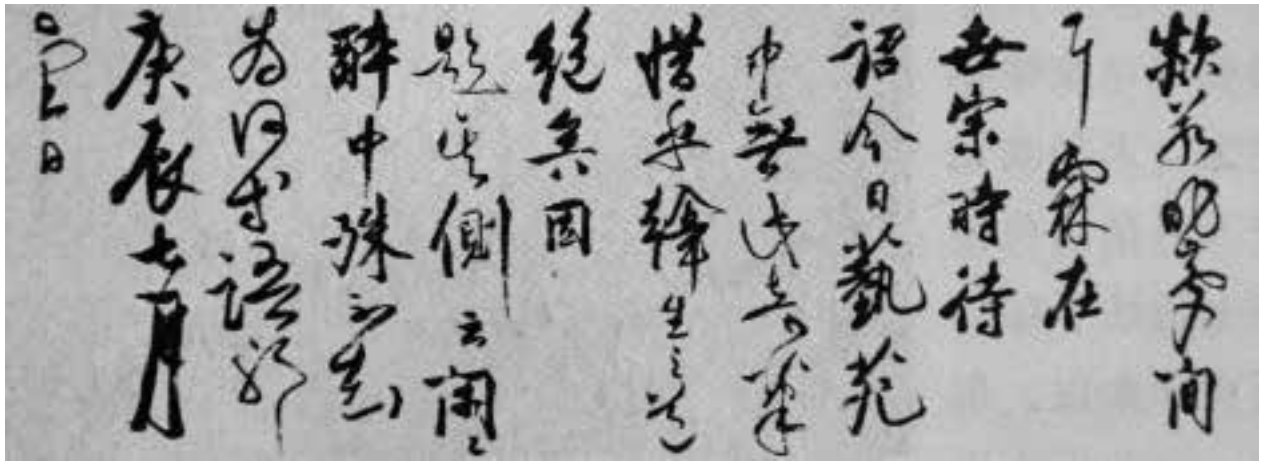


图 17 《赵琳昭陵六骏图跋》

他曾在厅壁上写了一行大字："当职系三品官，为人画扇面失体，请诸人知。"退休后，又在宅门上书写："老汉不写字。"然而，他闲居无客时，未尝不抄书。相识的老友来强为之请他也推辞不了。不过，若是他讨厌无趣的人来，虽恳求那也绝不会写。当时朝中有个重臣叫雷希颜得其所书最多，凡有所求，未尝拒绝。大概是他对这人颇有忌惮，而这个雷希颜也特别善于求字。有时雷希颜邀请赵秉文一起宴饮，饮毕，就拿出些古人字画让他观赏，又拿出他家上好的砚台、精纸和名墨摆在几案上，或再饮上一两杯美酒，待他有了书兴，于是忍不住挥笔落纸，顷刻间数幅字已经写出来了。雷希颜在一旁观看，不时赞叹，凡一笔一画，必称赞道："此是颜平原笔法，此是米元章结体。"哄得赵秉文高高兴兴，于是乎忘了倦怠，写个不停。雷希颜喜好书画，但自己写的很难看，赵秉文就当众取笑他："希颜堂堂如此，而写如此字！"于是众人大乐，雷希颜也不以为意。

赵秉文是个颇有谐趣的书法家，当时留下不少趣事。有一次，几位同好雅集，雷希颜亦在，赵秉文的女婿张倩求他作书，书毕，他在纸后又写了一段跋文："年月日，微雨中为张倩书，雷希颜欲以恕先（郭忠恕，北宋初洛阳人，工篆籀。——笔者）篆相易。"就是说，雷希颜要拿郭忠恕的篆书来换他这一幅墨迹未干的作品，没有这个事啊？所以雷希颜愕然了。赵秉文信笔一摇，又写了下一句："刘京叔不可，乃止。"这位刘京叔当时也在场，但并未发言。他用这一段跋语逗的众人大笑不止。

由此想到米芾，也有一段话说："芾近收顾虎头《金粟坐石存神像》，李伯时见欲倾囊易也。"（《米芾书法全集·法帖九》）信否？

还叙赵秉文应付求字之事。当时馆阁中有个翰林叫王武叔，本应出馆外任，未能去成，以至于清贫到无米下锅。正值五月麦熟，将出京求朋友们接济。可是出去求人，总得有个见面的礼物吧？王武书拿来数十把素纨扇，请赵秉文给他写字，赵拒绝了他。王武叔这个人一向好饮酒不检点，也有他的招数，他抱着扇子出了赵秉文家门，就开始大声喊叫："赵秉文！赵秉文……"遇上这么个撒泼求字的，赵秉文惹不起，只好给他写了。然而又不乐意，每一扇只书古诗一联，且每一联中都含个"麦"字，如"黄花入麦稀"、"麦天晨气润"、"麦陇风来饼饵香"等，盖有嘲讽王叔武以扇求麦之意。然而，这个王叔武竟也因其所书多有收获。这事儿一时传为笑谈。有一日，赵秉文在礼部，僚属中有位叫白文举的，约了一帮朋友请他去丹阳观宴饮。赵秉文答应

了，先对诸人说：“我这次可以去，但不写字。谁要求字，是我儿。”白文举说：“先生年德俱高，我等本来就是儿辈啊。”闹得他推脱不开，只好又写了。这些趣事都写在刘祁的《归潜志》里，刘祁就是上面赵秉文所提到的“刘京叔”，同朝为官，亲眼所见，皆非虚语。而此类事古今皆然，书法艺术的魅力于斯可见一斑。

金代后四十余年，因为国势日衰，人心涣散，文人学士能够有精力专注于书法艺术者已经不多了。所以后期书法家中，卓有成就者已是罕见。但像赵秉文这样的大家，即享有高寿，到金亡国前一年才去世，他从金代中期一直活跃到金末，足以使金代后期书坛显得不那么冷落。除此之外，值得述说的书法家也还不少。如郑绍庭和李倜，两位于明昌七年立石的《岱岳诸司记碑》（碑在陕西淳化），碑文就是由郑绍庭用隶书书写，碑额则由李倜所篆。此二人虽然史料记载不多，但就此碑书法水平而言，水平确实不低。值得一提的是李倜，据启功先生考证，传为唐代陆柬之所写的行书《文赋》实际上是李倜所书，李倜大约是个跨代的书法家，他一直活到元代，行书《文赋》中略有赵孟頫笔意，所以说，非唐人所书是有可能的。而赵孟頫也是个跨代的人物，李倜是否学习过赵孟頫的书法不得而知。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李倜的篆书，因此，无论如何，李倜应是当时一个有些影响的书法家。



图 18 《鲁国大长公主墓志铭》



图 19 庞铸《鲁国大长公主墓志铭》盖

庞铸也是金代中后期一位有造诣的诗人和书法名家。铸字才卿，号默庵，辽东人，明昌五年（1194）进士，因他的姐姐嫁给了赵王永功为妃，官至京兆路转运使。《金史》载其“博学能文，工诗，造语奇健不凡”。精于鉴赏，书法亦颇有造诣。《遗山集》卷四十《跋国朝名公书》云：“百年以来，以书名者多不愧古人。……任南麓、赵黄山、赵礼部、庞都运才卿、史集贤季宏、王都勾清卿、许司谏道真为一时。”这是元好问所列举的金代无愧古人的书法名家，仅七人，庞铸名在其中。惜其墨迹不存，今所得见者，乃 1980 年出土于北京丰台区米粮屯的《鲁国大长公主墓志铭》〔图 18〕，是庞铸于大安元年（1209）年所书，此墓志正文楷书 1088 字，志盖篆书 18 字“大金故鲁国大长公主墓志铭”〔图 19〕，皆由庞铸书丹，可见其楷书师法唐人，但又自成一格，严整中不乏雍容气度；篆书概是学李阳冰而稍嫌纤弱，然亦不失规矩。可惜的是，其他作品未能寓目，未免有盲人摸象之诮。

元好问在《遗山集》中提到的书法名家“史集贤季宏、王都勾清卿、许司谏道真”等，皆以书法知名当时，却少有作品传世。

金代120年间，书法家有姓名可考者不下二百人，诗歌绘画成就斐然。究其原因，盖因女真族出自东北，入主中原后，接触到汉地文化艺术，金代诸帝亦无不欣欣然接受之，帝王好尚，蔚成风气，知识艺苑繁茂，名家辈出。即使释氏中之高僧大德，亦多擅诗书者，如东平与化禅院主持释惠才（1118～1186），专学黄庭坚行书，今有《山居吟诗石刻》书法传世（藏山东长清灵岩寺，拓本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观其所书，结体内敛而端劲。释性英有楷书《中京龙门山乾元禅寺杲公禅师塔铭》（定兴二年（1218）刻石，石在洛阳乾元寺）风格极似柳公权，结体长方，骨力不凡，爽爽有神。此人不仅能书，诗亦佳妙。赵秉文赞之曰："书如东晋风流，诗有晚唐风骨。"其书法如此者为数不少。启功先生赞金代书法胜于南宋，不仅在于这120年间，能书者人数众多，且在于有大成就者亦不少，如先生点到的任询、王庭筠、赵沨、赵秉文等皆是。究其原因，金代书家们能以仰视的心情对待前代书法而潜心研习，不似两宋书家那样，要么师心自用，要么卑唐尚晋，以至于两宋书家，虽有几位大名家，也只能写行书，而于楷书及篆隶多不在行。而金代书家则不同，善于写篆书者有之，隶书、楷书乃至行草都不乏高手，且多有创新。然而这一时代的书法，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向来却很少受到重视，加上兵火战乱，墨迹文献毁损惨重，导致一代煌煌书艺淹没不彰。这是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的。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